

化个戏装好妖娆

文/小冬
图/岳钢 李化

Enchanting in

1 一个人着了魔的时候，在忘掉世界的同时也就忘掉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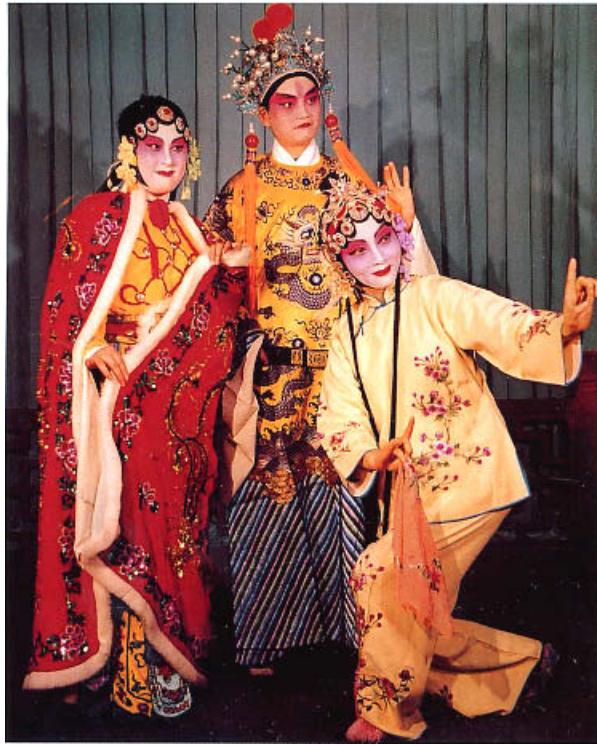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春天的下午，现在想起来仍有些晕晕乎乎的。可能有4个多小时，我就像一个优伶，在京剧团的化妆室、服装间、礼堂来来回回地小跑着。当我拖着百年水袖、着高底布靴，碎步穿过服装间昏暗的楼道奔向礼堂的时候，听见临空传来“你——呀——”的吊嗓声，当时，我就像《聊斋》里面那些妖魅的女鬼，要在天亮之前显形一样的惊慌。

我心里明白，这种惊慌来源于自己突然向一个远得让人不可思议的陌生人靠近，而这个人是自己从不曾想过的。就像你读过的某篇小说的一个场景，突然降临到面前一样。

Stage Costume

2 层层叠叠的戏服，道具架上的灰尘，京剧团的服装间、道具间都有一股陈旧的气味，这种陈旧让我这个对京剧只熟悉样板戏的记忆想入非非。刚直的楚王，凄美的虞姬，还有那么多香艳绝色的爱情故事，要是自己也在其中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叱咤风云的穆桂英，每次一出场，都是前呼后拥，掷地有声。特别是她一身红艳艳的行头，有呼风唤雨的架式。记得小时候看《烈火中永生》，对昂首挺胸的江姐崇拜得要命，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想：要是我生在那个年代，肯定也会是江姐一样的女英雄。在古装戏中，唐伯虎一直是我心仪的才子，风流倜傥，风趣幽默，迷死多少优雅红颜。让当今女子做一回唐伯虎，有谁不乐意呢？还有养在深闺的小姐，不管她是富是穷，不管她是快乐





化个戏装好妖娆

还是忧伤，都是爱情故事的最佳对象。比如被卖往娼门的苏三，那段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言心内惨，过往的君子听我言：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那三郎把信传”让多少人落泪拍案呀；最好再当一回铁血男儿，驰骋疆场，救国救民，大显阳刚之气！



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个下午的4个小时内，我完成了想入非非的完美人生。

化妆开始了，周老师把我的脸当成一块画布，底彩——红彩——画唇——画眉——勾眼线，一环一环徐徐展开。脸妆花了40分钟，紧接着孟老师开始在头发上下功夫，先贴“片子”，把一种特殊树木的泡花加上温水，搓出胶般黏液，然后把假发粘上这些黏液，贴在额上和脸部修饰脸型：勒头，用水纱把头皮往上提，把眉吊起来；再插水钻泡子、戴上遮耳朵的绢花和“线艾子”，对镜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这个古装美女就是自己！

我首选的是心目中的女英雄穆桂英，服装师来了，打开衣箱，大红的行头耀人眼目，先穿一件背心保护背部，然后套上一层层衣裙，靠身、靠牌，扎上靠旗后又披上云肩，再穿上彩鞋，特别是最后那关“扎靠”，扎得人好像被绳索捆起来，还有盔头，我戴上的是七星额子，额子上除了明珠、穗子等，还有两根野鸡翎子和两条白色长尾，程序复杂得让人眩晕，镜中恍惚一看，我已不是我，我已是穆桂英！

穿过二楼长长的过道，到达一楼的礼堂拍照，这样隆重的上台，在我还是人生第一次，在专业演员的指导下，摆出一招

一式，灯光亮了，我仿佛站在金戈铁马的战场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姿势，体会着、表达着巾帼英雄穆桂英。后来又换妆，扮上武小生，《雅观楼》中的李存孝。穿白花箭衣、大带、绦子、虎皮坎肩、苦肩、白花下甲、红彩裤、厚底靴。服装师说，京剧对服装要求极为苛刻，每一种角色都有十分特殊的服装、配饰，有的多达几十件，那怕是一根裤腰带，都有标准的结法，一点马虎不得。我就在手工刺绣的层层包围中，昂首挺胸，“生擒孟获，怒夺朱温玉带。”接着又扮了花旦《挂画》中的叶含嫣、还有一个像唐伯虎一样的小生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京剧中的生、旦、净、丑是将角色分类，加上每种角色特定的脸谱和扮相，一上场，红黑黄白好人坏人，一望便知。让看的人明明白白看好人怎么好，看坏人怎样坏，这很适合我的性格，不像现实中，就在你周围，好多人你一辈子也看不清他的模样。

4 第一次与京剧艺术近距离接触，产生出如此多的感慨令人有些意外。我怎么会在空空的楼道里听见那一声“你——呀——”的叫唤，怎么会第一次穿上10多厘米的高底靴，就行走如飞，服装师在一旁发出疑问：“你练过？”照片出来了，摄影师满意的笑着说，你是不是投错了行？就在这几天，我发现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前妻，著名的余派老生，与我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也叫小冬！这一连串的问号，弄得我不知所措。

莫非我前世也是一个戏子？

“京剧艺术套照”，让我这个离京剧十万八千里的门外汉，在一个下午上台、下台，威风、缠绵、英武、风流，在内心与现实的不断交错中，体会舞台与人生的距离，这个过程让我很着迷。

我当时忘掉了一切，现在又记住了一切。